

Mei Guan
美冠
纯美阅读书系

Jing Dian Cai Ben
季羡林 著

怀念母亲

经典彩绘本

抬头看到窗纸上历历乱乱地布满了叶影。我间或也坐在窗前看点书，满窗浓绿，不时有一只绿色的虫子在上面慢慢地爬过去，令我幻想游山入泽中的行人。蜗牛爬过的痕迹就像是山间林中的蜿蜒的小路。



季子
里次
林



{季羡林专集}

美冠纯美阅读

让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，滋养我们的精神生命！

这触动灵魂的优美文字，
源自文学大师的心灵深处，
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如宝石般熠熠生辉，陪伴着我们一路远行。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季羡林专集: 怀念母亲 / 季羡林著. —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2011.5

(美冠纯美阅读书系)

ISBN 978-7-5477-0116-4

I. ①季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62713号

美冠纯美阅读

原 著 季羡林
导 读 李双双
总 策 划 安洪民
绘 画 王晶晶
责任编辑 宛振文
刘冰远
项目编辑 李 浩
美术编辑 刘 璐
封面设计 王 娟
版式设计 孙美玲

出 版 同心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6号楼303
邮 编 100010
发行电话 (010)88356858 88356856
总 编 室 (010)65252135
E-mail txcszbs@bjd.com.cn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开 本 787×1092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120千字
定 价 19.80元

怀念母亲

季羡林
专集

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

版权说明: 本书所涉部分作品版权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代理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京广中心商务楼四层 邮编: 100020 电话: 010-65978906 传真: 010-65978926

美
冠
纯
美
阅
读

Mei Guan

怀念母亲

季林

呈次
专集



序言

季羨林，字希逋，又字齐奘，我国著名语言学家、翻译家、散文家，是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。

季羨林先生 1911 年 8 月 6 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农民家庭，1930 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，师从朱自清、朱光潜、俞平伯、叶公超、陈寅恪等诸名家学者。1935 年 9 月，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，季羨林先生被录取，随即到德国。1935 年 10 月至 1945 年 10 月，季羨林先生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和研究印度学、梵文、巴利文、英国语言学、斯拉夫文、吐火罗语等，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。回国后，他受聘于北京大学，负责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，并担任系主任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季羨林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、北京大学副校长、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、全国人大常委会等职务。

季羨林先生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学术方面，他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、佛教史研究、吐火罗语研究、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、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、东方文化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，并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《罗摩衍那》，在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

季羡林

呈次

专集

文学创作方面，季羡林先生主要以散文为主，从十几岁至九十多岁，笔耕不辍。他的散文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令人眩晕的形式，没有故作姿态的说教，有的是朴实的文风，浓厚真挚的情感，文中所谈所想，都是发生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正如著名民俗学家、作家钟敬文先生称赞的那样：“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，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。他朴素，是因为他真诚。”“我爱先生文品好，如同野老话家常。”名篇如《清塘荷韵》《神奇的丝瓜》《怀念母亲》《海棠花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；《怀念母亲》《夹竹桃》《在德国——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》等篇因为文字优美、情感真挚、意蕴深厚，还被选入了语文课本。

季羡林先生的作品有无穷的魅力，因此很有必要让广大青少年读者对其有进一步的了解。我们经过长期编辑和整理，在优秀的作品中再选择精品，现推出这本季羡林专集。

本书分为两辑：灵性抒怀和生活悟语。为了更好地引导读者理解作品，进一步认识作品的价值，本书在每辑前面设置导语，并在每一篇文章前设置导读，将作品的时代背景、艺术手法、主题思想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说明和阐释。

希望通过本书，广大青少年读者可以对这位学贯中西的学术家、文学家有更深的认识，从中获得真善美的陶冶。

目录

灵性抒怀

- 喜雨/83
老猫/71
神奇的丝瓜/67
晨趣/64
槐花/61
夹竹桃/57
马缨花/51
海棠花/46
兔子/38
年/30
寂寞/25
回忆/20
黄昏/14
枸杞树/8

季子林

呈次
专集

生活悟语

- 文化漫谈 / 186
- 两个小孩子 / 180
- 我的女房东 / 172
- 怀念母亲 / 169
- 芝兰之室 / 166
- 清塘荷韵 / 160
- 国学漫谈 / 155
- 两个乞丐 / 149
- 幽径悲剧 / 144
- 园花寂寞红 / 140
- 月是故乡明 / 136
- 重返哥廷根 / 126
- 在德国——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/ 124
-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/ 111
- 红 / 102
- 母与子 / 90

季子林
呈次
专集

灵性抒怀

人是百代的过客 总是要走过去的
这绝不会影响地球的转动和人类
社会的进步 每一代人都只是一场
没有终点的长途接力赛的一环

导语

对于散文，季羡林先生曾说：“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，流利而不油滑，庄重而不板滞，典雅而不雕琢。文学最忌单调平板，必须有波涛起伏，曲折幽隐，才能有味。有时可以采用点文言辞藻，外国句法；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语，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味，以避免平淡无味。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，……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，再充之以真情实感，必能感人至深。”

本辑所选的篇目就全面地体现了季羡林先生的文学创作观。这些文章有的表现了作者的丝丝情愫和微妙的心理变化，如《回忆》《黄昏》《寂寞》《年》《喜雨》等；有的是借物抒情，阐明哲理，或表现情趣，如《枸杞树》《海棠花》《马缨花》《夹竹桃》《槐花》《晨趣》《神奇的丝瓜》等；有的是寓情于物，蕴含深厚的感情，如《兔子》《老猫》等。

季羡林先生的散文有一大特点，就是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、身旁的点滴事物入笔，一花一草，鸟兽虫鱼，和风晓月，时序的更替，岁月的交接，情感的微澜等无不入文。因此，读来亲切感人。



枸杞树

* * *

本文写于1933年12月8日，是季羨林先生散文创作的早期作品。作者自认为不甚满意，但作品在当时却得到了圈内好友的好评，并于12月27日和30日在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上连载发表。

1930年，作者初到北平时住宿在西城的某一公寓，在这一公寓的院子中有一棵苍老的枸杞树。本文就讲述了初到北平时的作者和这棵枸杞树之间的情感故事。从山东的一个小城市初到北平，他无依无靠，孤独求学，这棵院子中的枸杞树让他有了更多的人生思考。面对大城市的陌生环境、新生活的模糊未来和对家乡故土和亲人的眷恋，他用自己的一片真诚和院落中的枸杞树展开了一次次灵魂对话。可以说，正是这棵苍老的枸杞树陪伴着他，给了他无尽的幻想、希望、鼓励和憧憬。

记忆往往真实并富有质感，在人生的某一阶段，我们常常会突然对身边的某一事物给予特别深厚的感情。正如本篇中所描述的苍老的枸杞树一样，作者通过白天、夜晚、雨天和黄昏等几个场景，给我们真切地展示出作者赋予这棵树的真挚情感。作者把自己的命运和这棵苍老的枸杞树紧紧地连接在一起。在与枸杞树的守望中，一丝丝愁绪在岁月中流淌。但时光总是匆匆，在逝去的时光中，希望和幻想总是在记忆中沉淀。他风尘仆仆而来，在这棵枸杞树面前，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和一种力量。

在不经意的时候，一转眼便会有一棵苍老的枸杞树的影子飘过。这使我困惑。最先是去追忆：什么地方我曾看见这样一棵苍老的枸杞树呢？是在某处的山里么？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个花园里么？但是，都不像。最后，我想到才到北平时住的那个公寓，于是我想到这棵苍老的枸杞树。

我现在还能很清晰地温习一些事情：我记得初次到北平时，在前门下了火车以后，这古老都市的影子，便像一个秤锤，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。我迷惘地上了一辆洋车，跟着木屋似的电车向北跑。远处是红的墙，黄的瓦。我是初次看到电车的。我想，“电”不是很危险吗？后面的电车上的脚铃响了；我坐的洋车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着。我感到焦急，同时，我的眼仍然“如入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”，我仍然看到，红的墙，黄的瓦。终于，在焦急，又因为初踏入一个新的境地而生的迷惘的心情下，折过了不知多少满填着黑土的小胡同以后，我被拖到西城的某一个公寓里去了。我仍然非常迷惘而有点近于慌张，眼前的一切都仿佛给一层轻烟笼罩起来似的，我看不清院子里的什么东西，我甚至也没有看清我住的小屋，黑夜跟着来了，我便糊里糊涂地睡下去，做了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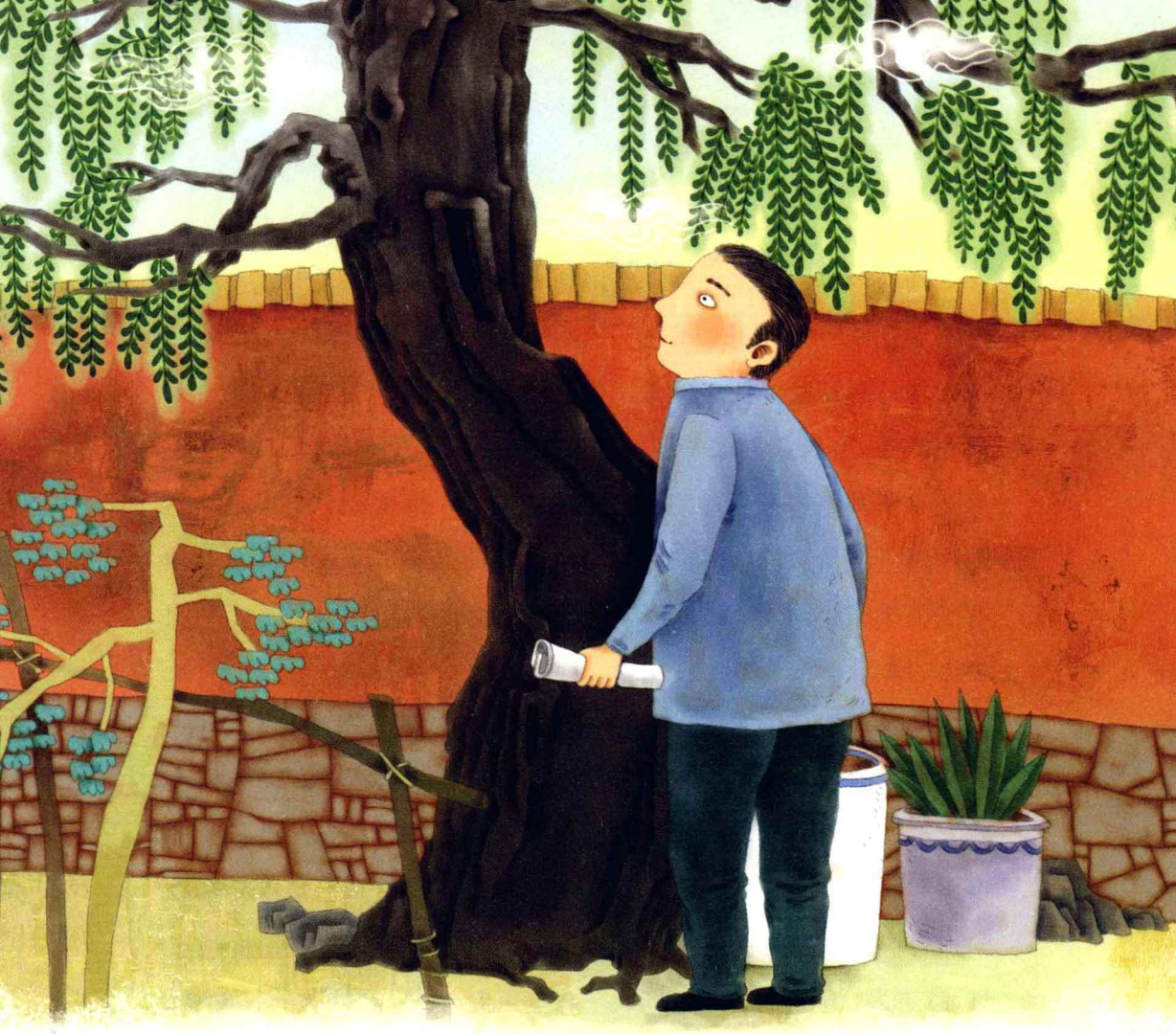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做了梦，但是却没有能睡得很熟，刚看到窗上有点发白，我就起来了。因为心比较安定了一点，我才开始看得清楚：我住的是北屋，屋前的小院里，有不算小的一缸荷花，四周错落地摆了几盆杂花。我记得很清楚：这些花里面有一棵仙人头，几天后，还开了很大的一朵白花，但是最惹我注意的，却是靠墙长着一棵枸杞树，已经长得高过了屋檐，枝干苍老钩曲像千年的古松，树

皮皱着，色是黝黑的，有几处已经开裂。幼年在故乡里的时候，常听人说，枸杞是长得非常慢的，很难成为一棵树，现在居然有这样一棵虬干的老枸杞站在我面前，真像梦；梦又掣开了轻渺的网，我这是站在公寓里么？于是，我问公寓的主人，这枸杞有多大年龄了。他也迷茫：他初次来这里开公寓时，这树就是现在这样，三十年来，没有多少变动。这更使我惊奇，我用惊奇的太息的眼光注视着这苍老的枝干在沉默着，又注视着接连着树顶的蓝蓝的长天。

就这样，我每天看书乏了，就总到这棵树底下徘徊。在细弱的枝条上，蜘蛛结了网，间或有一片树叶儿或苍蝇蚊子之流的尸体粘在上面。在有太阳和灯火照上去的时候，这小小的网也会反射出细弱的清光来。倘若再走近一点，你又可以看到有许多叶上都爬着长长的绿色的虫子，在爬过的叶上留了半圆缺口。就在这有着缺口的叶片上，你可以看到各样的斑驳陆离的彩痕。对了这彩痕，你可以随便想到什么东西，想到地图，想到水彩画，想到被雨水冲过的墙上的残痕，再玄妙一点，想到宇宙，想到有着各种彩色的迷离的梦影。这许许多多的东西，都在这小的叶片上呈现给你。当你想到地图的时候，你可以任意指定一个小的黑点，算做你的故乡。再大一点的黑点，算做你曾游过的湖或山，你不是也可以在你心的深处浮起点温热的感觉么？这苍老的枸杞树就

是我的宇宙。不，这叶片就是我的全宇宙。我替它把长长的绿色的虫子拿下来，摔在地上，对了它，我描画给自己种种涂着彩色的幻想，我把我的童稚的幻想，拴在这苍老的枝干上。





在雨天，牛乳色的轻雾给每件东西涂上一层淡影。这苍黑的枝干更显得黑了。雨住了的时候，有一两个蜗牛在上面悠然地爬着，散步似的从容，蜘蛛网上残留的雨滴，静静地发着光。一条虹从北屋的脊上伸展出去，像拱桥不知伸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枸杞的顶尖就正顶着这桥的中心。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阴影，渐渐地爬过了西墙，墙隅的蜘蛛网，树叶浓密的地方仿佛把这阴影捉住了一把似的，渐渐地黑起来。只剩了夕阳的余晖返照在这苍老的枸杞树的圆圆的顶上，淡红的一片，熠熠着，俨然如来佛头顶上金

色的圆光。

以后，黄昏来了。一切角隅皆为黄昏占领了。我同几个朋友出去到西单一带散步。穿过了花市，晚香玉在薄暗里发着幽香。不知在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，我曾读过一句诗：“黄昏里充满了木犀花的香。”我觉得很美丽。虽然我从来没有闻到过木犀花的香；虽然我明知道现在我闻到的是晚香玉的香。但是我总觉得我到了那种飘渺的诗意的境界似的。在淡黄色的灯光下，我们摸索着转近了幽黑的小胡同，走回了公寓。这苍老的枸杞树只剩下了一团凄迷的影子，靠了北墙站着。

跟着来的是个长长的夜。我坐在窗前读着预备考试的功课。大头尖尾的绿色小虫，在糊了白纸的玻璃窗外有所寻觅似的撞击着。不一会，一个从缝里挤进来了，接着又一个，又一个。成群地围着灯飞。当我听到卖“玉米面饽饽”戛长的永远带点儿寒冷的声音，从远处的小巷里越过了墙飘了过来的时候，我便捻熄了灯，睡下去。于是又开始了同蚊子和臭虫的争斗。在静静的长夜里，忽然醒了，残梦仍然压在我心头，倘若我听到又有窸窣的声音在这棵苍老的枸杞树周围，我便知道外面又落了雨。我注视着这神秘的黑暗，我描画给自己：这枸杞树的苍黑的枝干该变黑了吧；那匹蜗牛有所趋避该匆匆地在向隐僻处爬去吧；小小的圆的蜘蛛网，该又捉住雨滴了吧，这雨滴在黑夜里能不能静静地发着光呢？我做着天真的童话般的梦。我梦到了这棵苍老的枸杞树。——这枸杞树也做梦么？第二天早起来，外面真的还在下着雨。空气里充满了清新的沁人心脾的清香。荷叶上顶着珠子似的雨滴，蜘蛛网上也顶着，静静地发着光。



在如火如荼的盛夏转入初秋的澹远里去的时候，我这种诗意的又充满了稚气的生活，终于也不能继续下去。我离开这公寓，离开这苍老的枸杞树，移到清华园里来，到现在差不多四年了。这园子素来是以水木著名的。春天里，满园里怒放着红的花，远处看，红红的一片火焰。夏天里，垂柳拂着地，浓翠扑上人的眉头。红霞般的爬山虎给冷清的深秋涂上一层凄艳的色彩。冬天里，白雪又把这园子安排成为一个银的世界。在这四季，又都有西山的一层轻渺的紫气，给这园子添了不少的光辉。这一切颜色：红的，翠的，白的，紫的，混合地涂上了我的心，在我心里幻成一幅绚烂的彩画。我做着红色的，翠色的，白色的，紫色的，各样颜色的梦。论理说起来，我在西城的公寓做的童话般的梦，早该被挤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。但是，我自己也不了解，在不经意的时候，总有一棵苍老的枸杞树的影子飘过。飘过了春天的火焰似的红花，飘过了夏天的垂柳的浓翠；飘过了红霞似的爬山虎，一直到现在，是冬天，白雪正把这园子装成银的世界，混合了氤氲的西山的紫气，静定在我的心头。在一个浮动的幻影里，我仿佛看到：有夕阳的余晖返照在这棵苍老的枸杞树的圆圆的顶上，淡红的一片，熠熠着，像如来佛头顶上的金光。



黄 昏

* * *

本文是季羨林先生早期的作品，写于他大学毕业前夕的1934年1月4日。本篇散文以作者的独特眼光来审视生活中黄昏的匆匆流逝，作者对黄昏的“来”和“去”提出了疑问，并对他进行深刻思考。

作者用拟人的手法把“黄昏”看作是在和人们捉迷藏，真实地写出了他所探寻的黄昏的“来”和“去”。有的人费尽周折找寻“黄昏”，却从来也不知道它的“来”和“去”，似乎人们感受到的总是黄昏的匆匆和一瞬间。在作者一次次对“黄昏”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时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时刻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，表达了作者急于想抓住眼前宝贵时光的强烈呼声，同时也写出了对一些人虚度光阴而感到的悲哀。

作者通过对“黄昏”细腻精微的深刻描写，来反映自己当时的一种焦虑心境，意境上深沉而富于美感。在整篇散文中，作者有着很强的思辨色彩，对于“黄昏”的“来”和“去”产生了一系列的追问和探寻。作者将浓厚的思辨色彩蕴含于自己对“黄昏”的疑问与追寻中，虽然追寻的结果是一个“轻梦”，但是却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诗意氛围。

黄昏是神秘的，只要人们能多活下去一天，在这一天的末尾，他们便有个黄昏。但是，年滚着年，月滚着月，他们活下去。有数不清的天，也就有数不清的黄昏。我要问：有几个人觉到过黄昏的存在呢？

早晨，当残梦从枕边飞去的时候，他们醒转来，开始去走一天的路。他们走着，走着，走到正午，路陡然转了下去。仿佛只一溜，就溜到一天的末尾，当他们看到远处弥漫着白茫茫的烟，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，一群群的暮鸦驮着日色飞回来的时候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压在他们心头。他们知道：夜来了。他们渴望着静息，渴望着梦的来临。不久，薄冥的夜色糊了他们的眼，也糊了他们的心。他们在低隘的小屋里忙乱着；把黄昏关在门外，倘若有人问：你看到黄昏了没有？黄昏真美呵。他们却茫然了。

他们怎能不茫然呢？当他们再从屋里探出头来寻找黄昏的时候，黄昏早随了白茫茫的烟的消失、树梢上金黄色的消失、鸦背上白色的消失而消失了，只剩下朦胧的夜。这黄昏，像一个春宵的轻梦，不知在什么时候漫了来，在他们心上一掠，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走了。

黄昏走了。走到哪里去了呢？不，我先问：黄昏从哪里来的呢？这我说不清。又有谁说得清呢？我不能够抓住一把黄昏，问它到底。从东方么？东方是太阳出来的地方。从西方么？西方不正亮着红霞么？从南方么？南方只充满了光和热。看来只有说从北方来的适宜了。倘若我们想了开去，想到北方的极北端，是北冰洋和北极，我们可以在想象里描画出：白茫茫的天地，白茫茫的雪原和白茫茫的冰山。再往北，在白茫茫的天边上，分不清哪是天，是地，